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返生香

第三回 送盆花嬌鳥喚哥兒 進忠告少年規叔父

馥馥至此，目灼灼直注丹初，絕無羞澀之狀。丹初以兩女美秀目所未經，一時譽不容口，楊公笑曰：「謝君盛譽，然小女過於靜默，殊勿及馥馥之玲瓏。」又曰：「頃憶一事，前托繪小影，作漁翁裝，嗣思衣蓑戴笠。古人先我為之，亦已數見不鮮。不如今日便服，較為真率，君意何如者？」丹初頷首曰：「蕭灑自然勝蓑笠多矣！特公所點景，未敢擅易。鄙意若圖女公子於旁，執書問字者，則更佳矣。惟女公子天人之姿，下土俗筆，未敢唐突耳。」靜嫻開面赧然。馥馥適立楊公椅後，亟牽其袂，曰：「果爾，必畫吾像，為伯父持硯，姊姊然耶。」楊公回首笑曰：「姊姊烏得勿然，特多煩於先生耳。」遂謂丹初曰：「小女於三年前曾繪一照，不妨請君一觀。」言已，謂靜嫻曰：「吾殊健忘，藏何許耶？廚箱耶？」馥馥指壁間第一廚，啟視果在。丹初展視，則闊約尺許之立軸，中畫一四□餘麗人，坐錦裯小榻，靜嫻立於傍，款題順妹晒正，一鶚謹繪。楊公指坐者曰：「此吾亡弟婦丁氏，家人咸謂奇尚。」丹初歎曰：「吾雖未見丁夫人，然如小姐，即三歲孩，咸能指認。矧丁夫人眉梢口輔間，大有幽憂之態，傳神至此，神乎技矣。繪者苟在，吾當從之執鞭，所欣慕焉。」楊公搖頭曰：「斯人遠矣。君若擅神行太保之術，庶朝發而夕至。蓋一鶚，即弟婦從兄，性情孤介，非其人不輕下筆，今游關外，歸尚無期。」語未已，馥馥忽呼曰：「伯父，試觀於先生履底何厚，行路不虞滑跌耶？」丹初失笑曰：「吾身過矮，藉此稍增體格，馥小姐此問，可見隨事留心。」楊公不免解頤，靜嫻亦嫣然一笑。時則蟲聲清越，出於座間。主客四顧，不知所在。馥馥笑不可仰，繼探囊，出一錢大小籠，中養兩蟲，形若蟋蟀。上楊公曰：「鳴者即此。吾於園中得之，借籠小而陋，難得精巧者。」丹初笑曰：「此吾鄉所謂錦玲子也。當制一籠奉贈，較勝購於市者。」馥馥喜曰：「然則何時可得，且須惠我兩籠，與姊姊分之。」楊公佯怒曰：「稚子又噁舌，無怪伯母。」言至此，忽窗外語曰：「馥馥嘴喳喳，似小八哥。」丹初起窺窗外，不見人影。主人則大笑，蓋籠鳥適懸簷下，即俗所稱山和尚也。馥馥指曰：「汝慣學太太語，苟觸吾怒，尚思食羊肉耶？」鳥曰：「不怕、不怕，有揚開升餉我。」楊公以塵尾揮之曰：「汝能娛客，吾不惜日飼汝羊胛，奚懼馥馥哉。」鳥乃側視丹初久，聳其渾身毛羽，頗類黃色鵝絨，既乃嗚鳴作簫管聲。丹初奇之，謂此鳥能言，迥勝鸚鵡，然未聞能效簫管者。馥馥羈越而言曰：「彼學於先生吹笛耳，前此未嘗聞也。」楊公曰：「此鳥為吾兒所購，吾女索之勿允，求諸他處，又無能言若是者。乃少年輕脫，不兩月而棄之勿顧，遂歸吾女。嘗開籠縱之出，行即自歸。」丹初稱奇勿置，乃倚窗調弄。山和尚面外而鳴曰：「小姐，小姐，穎哥送花來也。」瞥睹月洞門外，一少年匆匆趨出。既而阿壽捧小盆，中植月季，花葉濃厚，勿類常種。馥馥喜曰：「姊姊訪此久，今乃得之。」靜嫻目止之，一時紅暈於頰，語楊公曰：「聞阿母喚兒，兒去矣。」遂攜馥馥，匆匆推畫屏而入。是夜楊公膳後，談及馥馥身世，謂馥為此間凌姓，乃父歷任浙西教諭，僅有子女二，男名壽壽，女即馥馥也。孰知壽壽僅七齡，乃父遽歿於任。母夫人提攜弱小，扶柩南歸，而壽又失蹤，遍訪無著。母乃憂痛交集，病發於牀，家事賴一老嫗主持。嫗識吾家陸媽，嘗攜馥馥至吾家。內子憐其孤弱，馥又慧辯絕倫，遂留伴靜嫻讀書，鄰居勿遠，往返固甚便也。馥雖嬉不知愁，然有時舉動，頗類成人。蓋吾女寡言笑，愛憎取捨，不欲遽宣於口，馥則目聽眉語，不言而喻。內子家政殷繁，失誤遺忘，在所勿免，馥敏敏記憶，輒先事而言，賴以相助者不少。內子嘗謂予曰：此吾記事珠也。靜嫻過窮，易受人侮。若如馥馥者，吾何憂耶。」楊公言已，瑤叔默然蹙額，擷珊瑚言曰：「小時了了，大未必佳。吾恐馥馥長成，腦力銳減，未可知也。」丹初歎曰：「馥小姐已既失所怙，而有母如無，家居寂寞，生趣盡矣。凡憂患兩字，易斷喪兒童天性，脫非往來於尊府，得夫人甘露春雲之庇，烏能活潑潑地如今日者。嘗察孤兒女性質，大都異於常兒，或勤篤耐勞，或慧而解事，令人憐憫，不致流離失所。而過際即在其中，雖不乏頑強愚蠢之流，然究居少數，豈天憐孤弱，特賦良能歟。至如女公子者，譬諸我佛，敬之、侮之，罪福在人，於佛無與也。」楊公擊掌曰：「名論不磨，足徵閱歷。有為馥馥作傳者，苟以君言立論，應當為一篇之警策，第於小女，則過譽矣。」言已主客皆笑。瑤叔喜溢眉宇，謂楊公曰：「於先生議論透辟，有未經人道者，益人智慧非鮮也。」時敏甫與瑤叔座相接，低語曰：「苟其加譽於吾，君亦樂聞之耶？」瑤叔赧然勿答。楊公父子未覺也。敏甫若在平時，不乏輕圓溜亮之議論。楊公嘗言：「乃郎發言疏縱，殊勿及敏甫，而是晚默默，一若別有所思者。」既而楊公入內，敏甫亦歸己室，默念叔父近狀，仇視丹初益深：吾再勿言，則其卑惡之狀，必有過於今日者。不僅貽笑於丹初，亦為廝僕所輕視。吾為其姪，寧非可恥？特其伎刻復諫，與言情理，毋寧愴以利害。思既定，探於丹初之室，則叔去未久，遂入帳房，利生明燈倚案，閱其帳簿，手水煙袋，燃煤勿吸，曲股加膝，震動勿已。見姪至，即曰：「汝未寢耶，遇瑤叔否？此子荒其所業，樂與矮鬼近，吾甚賤之，吾方思一事，汝來甚佳，不識汝能助我，共逐此獠否？」敏甫他顧勿答。利生疑之曰：「汝勿適耶？」敏甫仍勿言。利生斜睨其面曰：「吾知之矣，聞汝好雀戲，或所負巨，索資於我耶？若然，趣絕爾妄念。若叔貧薄，不能與爾一錢。」敏甫不待其言竟，冷笑曰：「叔訓良勿惡，姪奉命矣。顧博雖荒嬉，而見憎於人，尚未若赤足對客之甚。」利生失笑曰：「童呆哉。區區細故，胡作爾許波折，須知故老相傳，足氣可以辟疫。凡時下所謂紅痧白喉黑死諸症，苟一嗅經年不濯之足，則亦奚懼傳染，且其益初不僅此，尤能辟邪。使江湖術士，無所施其攫財之術，此不傳之秘也。」敏甫至此，不可復耐。即曰：「叔言何謬，且無須托辭於故老。故老，陳死人，安知今日之時口，在叔鮮酬應，固無對外之必要。特居此華閥，自不能不稍顧禮節。矧叔有寢室，任意恣為可也。何可入他人之室，妨礙其自由，不惜作此醜態，貽笑於楊升。當叔之津津嗅味時，彼適經丹初窗外，掩鼻而過，叔亦知之否耶？敢進忠告，願後此稍留體統。已即不恤，寧不為姪地乎？」利生怒曰：「老姪見責，叔知罪矣。明當負荊於矮鬼，庶爾博世父歡。異日彼家資產，必有分潤之望。若叔失勢，宜爾之卑無高論也。吁，此三寸丁，日刺吾目，誓必拔之。試思園之一項，苟委吾者，詎無利益可圖，而主人老悖，寧任異姓，彼亦當仁不讓，日貢其勤能，寧非恨事耶。」言次，桔皮之臉愈青，切齒勿已。敏甫失笑曰：「吾何愛於丹初。矧世父有子，疏族無分產之律。吾固有心，奚藉矮子，此叔之失辭，吾亦奚辯。惟園僅修理，非白地營造可比，殊無大利可圖。姪以為人生嗜利，當圖其大且遠者，不宜計及瑣碎，使人覺察而有備。」此際利生欲言，起坐者屢，敏甫止之曰：「叔姑聽之，姪言未盡也！」